岡世久姐

蕭風·圖 友票女·文

驗考經須喉歌生天：八六四

在松本家宴請這四位大野高才生後，學院將愛蓮與宇津，單獨交給歌唱教授訓練，尤其是愛蓮，能唱粵語、國語、日語三種不同語的時代歌，小松本為此事，給陳麗妮通了電話：「最好叫她繼續習英文歌，她英文原有根底，他日可以唱中國國語、英、日語三種新歌。為此還須另請東京訓練歌手的專家，由現在開始，苦練一年。」

麗妮聽允，並請長谷川介紹。東京教音樂、教歌唱的職業教師，何止五六千人。長谷川知道不是松竹、東寶這些教師所能担任，但頂好的專門老師，論每小時計學費，而且還須學生去他們教課之地，一週最多只肯答允兩次。最後她想到了東京年紀最老的，差不多退休的內山青松先生，年已七十三歲，東京一流的歌手多是他的徒孫，而頂好的忙極了的教師，也多數出自他老人家的門下。

「他老人家除非遇有天才始肯應允，這事極難，我且同音樂大學教務長重規博士先談一談，他就是內山老人的學生。」小松本在電話中答覆了長谷川女士。

重規博士接到小松本的探詢，他說：「假如兩個女孩子，或其中一個，確有天生的一條好歌喉，讓老先生聽一聽，然後再談條件。」小松本為報答陳麗妮的過去情義，和她建立大野學院，決定無論多麼貴，都應允出學費，他請重規博士進行。一星期後，重規來了電話：「人多不行，須由我先聽聽兩個學生的嗓音，我派司了，再帶她們去給老先生面試。請你通知她們，先來我大學見面。」

他約了時間，小松本通知長谷川教務長轉達，終於衛愛蓮和宇津美得到一個假日，到了御茶之水車站的江邊音樂大學，她們初次到這著名的音樂學府，正在孔子廟後的樹林旁的鄉下似的好地方。

重規立刻接見於教務處，問過話後，就領她們進入準備好的一所音樂廳堂，這裡有樂隊和舞台，先叫愛蓮上去，拿起麥克風，先演唱頂普通的日本流行歌——正紅的松野聖子唱的「海上的星光」。重規道：「你練完了，宇津女士練一曲。」

愛蓮見有正規樂隊，都是音樂大學學生自組成的，她初時心慌，隨即上了台，正式在直射燈下演唱起來。

重規博士同宇津坐在下面用錄音機收錄，他細心靜聽。歌未完，他已在紙本子上記錄了一些符號。愛蓮唱完後，休息了五分鐘，輪到宇津，海倫，你好出奇呼？」

師姐容曰：「當然了，我說逢係女人都不喜歌丈夫讚第二個女人靚。」

陳誠吃吃笑，曰：「我太太例外，但欣賞一切美麗事物，當然包括人喇！」

師姐容曰：「陳波士，好多謝你叫我波士界開我嘅。」

陳誠笑曰：「何必再提此事，此乃應該者也，如果佢不肯界，我不會同佢簽約。」

師姐容試探陳誠同老鼠王廖大爺交情，陳誠曰：「大家做過三兩單生意，都有十幾年者矣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有一些傳聞，不知應否問你。」

陳誠曰：「請講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我知你係世家子，組上已經大把錢，但廖波士不同，公司有人講佢閒話，話佢D錢不三不四得番來，究竟有冇此事？」

陳誠曰：「人地有人地講，鄭下就算囉，橫掂佢已成為大老細，何必講佢以前之事。」

師姐容曰：「咁即是係冇嘅喇！」

陳誠曰：「此則不知矣，我識佢之時，佢已經大把錢，以前做乜，我亦唔清楚。」

二七八：氣氛有點那個

▲懷楚

聽裝修工人說，李經理在酒吧逗了一會，就離去了，大概又外出辦什麼公事吧？沒的什麼，心思不滿意。

黃亨低下頭，暫時沒的什麼公事，並非「算了，」唐文娟道，「他去辦公事，並非偷懶，我們走吧，繼續兜風去好了。」

「你知他不偷懶？」黃亨白了她一眼，「他裝修工作的，而且，這已是煞科階段，更不應這麼職守的。」

「你太小題大做了，」她有點不滿了，「我只是隨便說說，你好像連我也發脾氣了，我哪裡曉得你的工作情況？」

見她面露慍色，他咽咽氣，拉着她就跑，將汽車門使勁拉開道：

「進去吧，我們去郊區公園好了。」

汽車又飛快前進，這回兩人不作聲，悶悶不樂的，顯然，黃亨不滿唐文娟對李偉生的袒護態度；而她又不滿對方斤斤計較的做法——伙計走開一陣也要嚴加管束！

郊區公園十分遙遠，行車要半小時以上，悶悶的不作聲，氣氛實在有點那個。

「亨哥，你別生氣了，幹嘛一直不作聲，人家多難堪呀，唔，我不依！」

黃亨不作聲，故意生氣，繼續駕車。

「你眞的生氣了？」她又追問一句。

三：欲語還休

碧血情仇

石峽石·原著 秋·文

「爹——」溫柳烟又嬌呼一聲，「你別丟了女兒的臉……」

「你放心，爹總不會代你向他求親！」溫玉樹道：「好啦，等下你帶他去買點衣服，順便帶他去城裡走走吧！」

× × ×

游萬里一路沒停過，是以包袱裡的衣服，都沒機會洗，因此他又買了一套衣服，回溫家更換之後，溫柳烟要帶他到各處遊覽。

游萬里道：「你身子未痊癒，還是上床休息吧，我自個隨便走走！」

溫柳烟目光有點幽怨，瞟了他一眼，問道：「你是討厭小妹，還是怕讓人看見……跟我在一起？」

游萬里忙道：「愚兄是否如此，你應該知道！我只是担心你身子吃不消而已！」

溫柳烟心頭一暖，道：「你看，但有時候也不得不顧到人的雅觀。」

「愚兄不喜太嚴肅刻板的生活，游萬里笑嘻嘻地道：「請吧！」

這句話似另有所指，溫柳烟繃臉一笑，因抓不住他那輕飄飄的一句話，有點失落。兩人信步出門，郡縣城不大，但却是座古城，古蹟因失修而毀壞者極多，然遺跡仍堪悠弔古人。

游萬里見她歡容不暢，便盡量說些俏皮話，他口才本好，加上擅于說故事，改故事，溫柳烟空寂的心情，讓歡笑填滿，神情才見活潑。

回程時，兩人都恨時間過得太快！

晚飯後，溫玉樹知機，借故離開，溫柳烟帶游萬里到後進的一間空屋裡。雖說空屋，其實是另一座小廳，也可說是花廳，東北兩墻，全開着窗子，對着後花園。溫柳烟先生了燈火，又取來茶點，請妹子指引，愚兄感激不盡！」

我連招子也換了，你還担心什麼？何況咱們只是去遊山玩水，又非跟人打架！」

游萬里向她長揖到地，「如此，然後開了幾局棋子。（八七）

一三：失而復得

梁天萬 意愛怪奇故事

失消

楊伯見他們夫婦走來，停止打太極拳，上前招呼，說道：

「我今早都在花園打太極拳的，你們也這麼早便起來了！昨晚睡得好嗎？」

杜占士搖頭道：

「昨晚我們都不能安睡，就担心房內的傢俬突然消失了！」

楊伯道：

「這也有可能，但亦有不可能，這要看看你們能不能和這別墅道應。杜先生，昨夜是不是只一個大花瓶消失了，沒有其他物件消失？」

馬麗琰道：

「楊伯，剛才我們下樓，向客廳看，便大驚失色呢！」

楊伯忙問他們道：

「楊伯，我們下樓，向客廳看，便大驚失色呢！」

楊伯聽了也吃了一驚！說道：

「我昨晚也在想，不可能只一個大花瓶消失這麼少的，過去的住客，第一晚便有許多東西消失了，我昨晚還替你們慶幸，心想你們可能是這別墅來的主人了，因為，以過去住的許多人中，第一晚而消失的物件最少的，便是你們，沒想到，客廳的傢俬全部消失，這就與別不同，別人住上三幾天，客廳的傢俬才會消失掉的！我們過去看看。」

杜占士和馬麗琰，與楊伯走進客廳，客廳的傢俬當然沒有消失，是杜占士夫婦試探楊伯而已！楊伯吃驚道：

「失而復得，從未試過的呢！」

一四：去機場接爸媽

爸爸和媽媽補度蜜月，他們從東京回來。隔晚，我接到他們打來的長途電話。星期三的上午，我在公司交代方成和美姍一些工作，也告訴女秘書文小姐，我下午去機場接爸爸媽媽。到中午，我正要去吃飯後才搭車去啓德機場。走出大廈門口，媽然等在那裡。一聲「嗨」，便告訴我她在等候誰了。但我仍裝着匆忙的樣子：「你等誰？」

「多此一問。」她坦然說，把手伸進我的臂彎，使我尷尬。

「我下午請假。」

「知道，你去接宋叔叔和嬸嬸！」她一臉得意的笑容。

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

「早上打電話給文小姐找你，她說的，」媽然口快舌快：「宋叔叔是我的大恩人，他和嬸嬸歐遊回來，我理當接機，上次他們去的時候，我忙碌，已錯過啦！」

「媽然，你其實不必！」

「不喜歡你老是不必不必。」

走，先去吃午飯，然後找司機送你過海。」

「要勞煩董事長，心裡不過意。」我說着，人已被她牽拉着走。

終于在她常去的大餐廳所定的桌邊坐下來。她喚叫海鮮餐，我也是。她看着餘，愉快地說：「吃完餐過海，時間剛好。」

「貿易商行的事，你放得下嗎？」我說。

「有胡維這樣的好經理，有榮光這樣好學識的人帮我，怎麼放不下？」她朗聲說。

寬家路窄，我看見不遠處的餐桌，坐着龍漢新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法蘭絲馬，兩人正談得親熱。

我小聲告訴媽然，她斜眼看了看，對我顯得更親熱啦！記起什麼來似的，打開皮包取出兩張週末看著名交响樂隊演奏的票子，在我眼前晃了幌，然後取出一張給我：「特別為你買的，知道你喜歡聽大樂隊的交响樂！」

一〇五 好開通

師姐容好醒目，先瞥下有冇人跟踪。事關酒店同寫字樓相隔好近，廖大爺有馬仔，分分鐘會跟踪自己，但又希望有人跟踪佢，最少可以試探出廖大爺對佢身份有冇懷疑也。

入到咖啡座，陳誠馬上起身招呼，曰：「海倫，你今日好靚！」

師姐容笑曰：「陳波士，你即是話我平日唔靚啫！」

師姐容提起早幾日陳誠傾過之事，奇怪佢點會同太太提起自己，陳誠曰：「我兩公婆好開通，佢見到個靚仔會話我知，我見到個靚女亦會向佢報告

黑龍王

現代武俠傳奇長篇 田長歌

（一三〇）黑龍王的鳥軍，頭戴廣頭帽，身上掮了喃射器，有一對像大鷹的翅膀，平時收縮起來，要飛行時雙翼張開，他們用的武器是一支長矛，長矛連了電流使敵人觸電而死。鳥軍司令道時接到黑龍王的命令，要嚴密監視死亡潭必經要道，提防機械人往死亡潭救公主。

（一三一）機械人蘇芝古對愛多娜道：「我以為殲滅鳥軍，還才安全，否則我們就算黑夜繞道過了森林中共有多少鳥軍？」都勞道：「什名左右。」蘇芝古道：「好吧！我前去對付他們。」於是蘇芝古便飛上空中向鳥軍駐紮的森林飛去。

（一三〇）都勞將軍向前看，遠處是一座森林，他對愛多娜道：「那邊森林是黑龍王的鳥軍駐紮地點，因為過了森林，便是死亡潭，我們在草原上前進，沒有掩蔽，必被鳥軍發覺。」愛多娜道：「這便要待黑夜才能前進，繞過森林。我們只有在這裡留下，等黑夜降臨。」

（一三二）機械人蘇芝古對愛多娜道：「我以為殲滅鳥軍，還才安全，否則我們就算黑夜繞道過了森林，我們會被鳥軍攻擊，都勞將軍，平時收縮起來，要飛行時雙翼張開，他們用的武器是一支長矛，長矛連了電流使敵人觸電而死。鳥軍司令道時接到黑龍王的命令，要嚴密監視死亡潭必經要道，提防機械人往死亡潭救公主。

心閑

玲女放暑假（十三）

城市之光 成語

飯開出來了，玲女還不見回來，全家人都不開心。

孫先生不斷問惠芳，平時歡喜到那裏玩，和什麼人玩，惠芳就所知而言，但剛才已打過電話問過了，毫無綫索。

「吃飯罷，我看她貪玩，忘記了回來。」孫太口風軟了，再不罵女兒。

孫先生吃不下咽，轉回房去。

孫太追入房，關上房門然後道：「要不要報警？」

「未夠二十四小時呀！她那麼去了呢？」

「都是我不好。」孫太泫然欲泣。

「不要衝動，慢慢想辦法。」孫先生反而安慰她起來。

事實上，此時不是追究責任之時，而是如何去找惠玲回來。

惠芳若有所思的說要出去找妹妹，自己出去了。

惠玲去了什麼地方呢？

她拿了媽媽給她的十塊錢，本來打算買一杯軟雪糕就回家的，還未到那雪糕店，看到了街邊一檔賣魚蛋的。

她食指動了，掏出了十元鈔票來，想吃一元，忽然想起了袋中還有一元硬幣，便把鈔票塞回袋中，拿出硬幣買魚蛋。

惠玲轉行後巷，一邊行，一邊吃魚蛋，突然，一個比她年長的女孩子，越過了她，先出後巷去，然後，在後巷截着她。

詩詞歌賦

王之渙的登鸛雀樓析解

通天曉先生：

有一首唐詩：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。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」我知是王之渙「登鸛雀樓」。可否告知其人其事其詩，並解此詩如何？

李文海先生：

關於王之渙的生平事迹，過去知道很少。僅在「唐詩紀事」和「唐才子傳」中有很簡略的記載。「唐詩紀事」說他是并州人，活動於天寶年間。「唐才子傳」說他是劍門人，少年時代有俠氣，中年時才努力學文，十年後文名大振。最近發現王之渙的墓志銘，我們對他才有較多的了解。這篇墓志銘是新能寫的，叫做「唐故文安郡文安縣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銘並序」，從中得之，王之渙生於公元六八年，卒於七四二年，是盛唐前期的詩人，他的名字叫季陵。原籍晉陽。也就是現在的山西省太原，後來徙居於絳郡，就是現在山西新絳。他自幼則苦學習文章，經籍，曾任冀州衡水主簿，後辭官優遊山水。晚年又出任文安縣尉。天寶元年卒於官舍，享年五十五歲。這篇墓志銘正了原先關於王之渙的一些錯誤說法。

「登鸛雀樓」是王之渙的著名絕句。鸛雀樓的舊址，在今山西永濟縣西南城上，因為常有鸛雀棲息其上，所以叫鸛雀樓。這個樓後來被黃河冲沒了。宋人沈括「夢溪筆談」中說：「河中府鸛雀樓，三層，前瞻中條，下瞰大河。唐人留詩者甚多，唯李益、王之渙、暢當三篇能狀其景。」中條，是山名。這段話介紹了鸛雀樓的地勢，對我們理解王之渙這首詩很有帮助。

首句「白日依山盡」，是登鸛雀樓西望所見。「白日」，是古詩裡常見的一個詞。如曹植的「箜篌引」說：「驚風擊白日」。左思的「咏史」說：「皓天舒白日」。陶淵明的「雜詩」說：「白日淪西河」。寫日的佳句有不少，如李白的「青山欲銜半邊日」，杜甫的「峰峦雲西，日脚下平地」。都是運用形容和想像，描繪一個畫面，展示在讀者面前，使人如親眼看見一個王之渙的面目。「白日依山盡」，不加修飾，不用比喻，只是以最質樸簡潔的語言，道出眼前的實景，同前的實景，同樣取得很好的藝術效果。惟其簡潔，才更顯得開闊遠逸；惟其簡潔，才更能啓發讀者的想像。

次句「黃河入海流」，是東望所見。如果說「依山盡」，還是詩人視力所及，那麼「入海流」則近於想像了。海，站在鸛雀樓上本是看不到的，但在想像中奔騰的河水却一直伸延到東海。「白日依山盡」和「黃河入海流」這兩句把登上鸛雀樓以後所見到最宏偉的形象，突出地勾畫出來。前面說過，鸛雀樓共三層，詩人原先也許是站在第二層上，那白日與黃河的宏偉景象，引起詩人的强烈的願望，想要看得更遠更遠，就再登上一層。這就是後兩句「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」的意思。

「窮」是極盡的意思。「欲窮千里目」，就是說想要極目千里。這是由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入海流」，這樣壯麗的景象所引起的願望。「更上一層樓」，是古詩裡常見的行動。這兩句是寫實，既不是設想，也不是說理，但是其中包涵了高瞻遠矚的道理。我們今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常常引用它們。（豐餘，新八四四〇）

茶字古時多寫一畫 唐代陸羽才用今字

說文解字

振華先生：

「茶」，最早是確寫作「荼」。「荼」有三個含義：一曰苦菜，一曰茅秀，一曰茶。據郝懿行「義疏」載：「今茶字古作荼，至唐陸羽著『茶經』始減一劃作茶。」但據考證，茶字漢時已有，「漢書」年表中已有茶、荼兩字，非至陸羽始易荼為茶。陸羽在「茶經」一之源」中還記載着茶的其他別稱：「一曰荼，三曰茶，四曰茗，五曰荈。」槚，「爾雅」「釋木」釋為苦荼；蔎，一種香草，後作茶之別稱；茗，「玉篇」艸部「釋為荼芽，一說指晚收的茶；荈，晚採的茶，郭璞云：「今呼早採者為荼，晚取者為茗，一名荈，蜀人名之苦荼。」

而今稱茶，常用的則只有茶、茗兩字，且也不分早收晚收。（周默、新八五五〇四）

獸林甲穿

人益甚亦 何如值價用藥

飛禽走獸

通天曉先生：

據說，穿山甲自古以來有「穿山能手」的雅稱。牠能穿洞，雖然其貌不揚，但憑身上長滿堅硬似鐵的鱗片，宛如古代身披盔甲，經常出征的勇士，即使是虎狼也無可奈何牠。千百年來，還流傳一個膾炙人口的民諺，說「穿山甲王不留，婦人吃了乳長流」，道出了穿山甲的藥用功效。請問：穿山甲到底有什麼藥用價值？

鍾儀小姐：

現代科學工作者告訴我們，穿山甲在動物學上不是哺乳綱動物，而是脊椎動物鯪鯉科穿山甲（食蟻鯪鯉）的鱗片。主要產於中國廣西、廣東、湖南、貴州、雲南、福建、台灣等地。由於牠形似鯉，穴鯪而居，故又名鯪鯉。明代著名的醫藥學家李時珍對穿山甲就有過維妙維肖的描述。說牠外形像楊子鱷而小，背背像鯉魚而寬，頭部像老鼠而無牙，腹部無鱗有而有毛，長舌尖喙，常吐舌誘蟻食之，有人曾經剖開牠的胃觀察，牠吃下的螞蟻，將近有一升。由此可見，古人對穿山甲早已有細緻的觀察和描述。

據現代科學研究家表明，穿山甲以白蟻和螞蟻為主食，白蟻是危害樹木最兇的害蟲。穿山甲常食白蟻，因此，穿山甲又被人們譽為「護林益獸」。穿山甲的嗅覺極為敏感。能在半徑為一百五十米區域內辨別出那裡有白蟻巢穴。牠一旦發現地家重視。著名的醫藥大下有白蟻巢，立即選擇「中就有「除痰瘧瘧熱，風痺强直疼痛，通經脉，下乳汁，消痛腫，排膿血，通竅，殺虫。」又有「穿山甲入厥陰，陽明經，古方鮮明，近世風瘧，瘡科、通經下乳用為要藥。」的論述。近代醫藥「醫學衷參西錄」中也有「穿山甲，味淡性平，氣腥微而寬，其走竄之性，無微不至，故能宣通臟腑，貫澈經絡，透達關竅，凡血凝血聚為病，皆能開之。以治疗痛，放胆用之，立見功效。」的論述。據歷代醫學文獻資料介紹，穿山甲具有通經下乳，祛瘀散結，消癰排膿之功，凡是婦女經閉、乳汁不下、瘡疽腫毒等諸疾，都須用穿山甲的藥用功效，在流行於肅南裕固族自治縣西部的裕固語屬蒙古語系，亦稱為恩格爾語。但絕大部份裕固族人民均通曉漢語，使用漢文。

裕固族服裝也別具一格，男人穿襠袍長衫，腳後則穿高領長袍，外自由戀愛，其婚禮習俗，分兩天舉行，第一天在女家，第二天在男家。雙方先請好歌手，新娘離開娘家時，娘家要唱送親歌。到男家後，新娘以手抓羊肉、奉酒招待客人。晚上舉行婚禮，由老歌手帶頭唱祝酒歌，然後歌手對唱。

裕固族的喪葬形式有火、土、天葬三種，但以火葬為普遍。

裕固族人多信奉喇嘛教。

由於歷史和自然地理環境的原因，裕固族人民主要從事畜牧業。解放前，裕固族還存在着封建部落統治形式。解放後，建立了民族自治縣，實行社會改革，發展以畜牧業為主的多種經濟，積極推廣定居放牧，大力發展養鹿業，各項事業均有所發展。（周默、新八六三三二）

部西和部南肅甘佈分 族固裕

人多萬一有現族全 信喇嘛教尚自由戀愛

錦繡川

成志明先生：

裕固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之一。最早稱為「堯乎爾」、「西拉玉固爾」，元朝時稱為「薩里畏吾」，明朝時稱為「撒里畏兀兒」。裕固族是古代河西回鶻後裔與蒙古、漢等民族長期相處，發展而成。

裕固族主要分佈在甘肅省南裕固族自治縣和酒泉縣黃泥堡等地區。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成立於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日，裕固族人民自己管理、處理本族內部事務，實行民族自治。

一九五七年我國第一次人口普查時，人口為四千六百餘人；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第三次人口普查，裕固族人口已增至一萬零五百六十九人。

裕固族沒有本民族文字，使用裕固語，屬阿爾泰語系。裕固語又分為兩種語言，流行於該縣東部的裕固語則屬蒙古語系，就把頭髮編成許多小辮子，再結成三條大辮，兩條垂在胸前，一在背後。裕固族青年男女可乘搭香港至海口的南湖號客輪，航程廿四小時。到達海口市後，可住宿華僑大廈，當天遊市，市區滿植高插雲天的椰樹及各種花草，很有熱帶情調。第二天乘車往通什。通什是黎族、苗族自治州首府，位於五指山麓，鎮內廣植花草樹木，街道整齊，晚上可住宿於通什招待所。第三天乘汽車往興隆華僑農場，參觀熱帶作物場，內有溫泉招待所，可享受舒適的溫泉浴。第四天乘汽車赴瓊海（加積鎮），可遊萬泉河和萬密東山嶺，中午乘汽車到文昌縣。該縣以椰林見稱，可漫遊東郊椰林，當地文昌鷄很著名，也可一品其味，晚上住華僑大厦。第五天乘車返海口，遊覽市區的五公祠、海瑞墓、搜書院等古蹟，於華僑大厦住一晚後，翌日乘船返香港。

海南島的特產相當豐富，五指山以茶最出名。五指山茶成品分為二等六級，共九個型號，其中紅碎二號以及五號為最佳上品。此外就是海南椰雕。椰子全身都是寶，椰子肉、椰子水、椰子衣、椰子殼均各具用場。椰子殼質地堅硬，不腐不蛀，具有樸雅的原形色美，利用椰殼來製造各種工藝品是海南島特有的，最具地方色彩的傳統藝術。

水果產方面，海南島水果種類繁多，有龍眼、酸豆、楊桃、香蕉、木瓜、番石榴、連霧（洋蒲桃）、黃皮、榴連、菠蘿、西瓜、柿子、芒果、菠蘿蜜、紅毛丹等，應有盡有。

風味品方面，海南出產名貴的海產品鮑魚，其實不是魚，而是海鮮中的覆足類，是營養極為豐富的海產珍品。和樂蟹生長在風景秀美的和樂港中，和樂港位於萬寧縣南部。和樂蟹煲熟蘸羌末醬油醋，滋味極佳美，特別是甲殼裏的蟹黃，更令吃者幽頰留餘。和樂蟹同東山羊、加積鴨、文昌鷄一樣馳名。此外，陵水縣的鯛魚亦很著名。（江嵐、新八六二一七）

雷馬克是德國的名作家 西綫無戰事曾搬上銀幕

文苑

通天曉先生：

雷馬克的作品，可否列得詳細一點，他究竟是美國作家抑或是法國作家。

李蓮小姐：

雷馬克是現代德國小說家，青少年時，在天主教的教會學校唸書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應徵入伍，參加了西綫作戰。在一八一八年受傷。他原定的計劃，是要從事音樂和繪畫，但却改行做了文學的工作。他的文學的才能，超越他的一切。

他最擅長寫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，他在未當文學家之前，當過了會計、郵差、墓碑的經紀人、小學教員等。在一九二三年起，先後在漢諾威大陸同聲報和柏林的體育畫報担任過編輯和記者，足達了十年之久。同時他旅行意大利、瑞士、土耳其。一九二九年，他出版了一部轟動世界文壇的反戰小說，書名「西綫無事」，該書曾被搬上銀幕，在當年荷里活稱紅的時代放映，極為獲得影迷之好評。

希特拉上台，雷馬克的書被政府焚燒。一九三九年，他流亡美國。一九四七年加入美國籍。一九四五年他遷居於瑞士。

在他從事文學的生涯中，他動盪而努力，即使是在晚年的時候，他仍不斷地創作。他的另一長篇小說，「凱旋門」也很暢銷，故事主要是寫一個德國流亡者，在法西斯的追捕下，經歷過了種種驚險，可以說得是離奇曲折。（朱意、新八五三五七）

到黑暗處手癢 皮膚敏感而已

安儀先生：

你說每接近草叢，或到暗角之地方去，就總會有不知名的東西咬你腳部，有時手部也有，會立刻痕癢，你這種情況，是為皮膚敏感染。

有些人之皮膚確是比較敏感染的，草之中，也會有少許之草酸，一接到皮膚，於是就會因刺激而引起痕癢了。若再有一些小虫叮咬，其情況也會一樣，同樣是會產生痕癢，有時甚至是起出一團團之疹塊來的，你的情況，我們看也是如此的了。

這是屬於體質性的，要加以改變，可能性實在不大，但你可以設法預防，例如再到野外走之時，穿長筒褲，這能有一些預防作用的。另外，就可帶備一支「仙乃樂」的藥膏，痕癢時可以搽上，這會有很好的效果的。

關於蚊虫之類，對人皮膚之喜愛，也是因人種不同，和皮膚之色素及體臭等均有關係。例如皮膚白，就特別的惹蚊，皮膚表面之敏感性，有一定關係，如果是偏酸的亦，也會特別惹蚊的。（梁醫生，新八六二七七）

通天曉主辦 服務街坊